

鄰女語

憂患余生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鄰女語

憂患余生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晚清小說，內容以反映庚子事变为主。書中寫一个有志青年金不磨，痛心八國联軍入京，北方大局糜烂，想前往救济，偕一仆人由陸路北上。書中即寫他們在途中的种种見聞。作者文筆清雋，描寫人民疾苦，使讀者感到無限感慨；寫逃官潰兵的騷擾，賑濟委員的貪暴，以及袁世凱部下在山东屠殺义和团殤外，甚至樹林上挂滿人头等殘酷情形，更令人髮指。总的說來，这是晚清小說中一部比較优秀的作品。

鄰 女 語

憂患余生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78 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2 12/16 字數：62,000

1957 年 7 月第 1 版

195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5,000

統一書号：10077·592

定价 (6) 0.24 元

出版者的話

“鄰女語”是一本記述庚子事變的小說，作者憂患余生的真姓名待考。原稿初載李伯元主編的“綉像小說”第6期到第20期（1903—1904），共刊12回，即告中斷。1913年曾由商務印書館印單行本，流傳不多，久已絕版。我們重印這本小說，根據的是“綉像小說”上的初刊。

這本小說的主人公名金不磨，鎮江人，是清末的一個有志青年，庚子事變發生，北方大局糜爛，他滿懷悲憤，想努力於救濟，於是變賣了家產，偕一仆至清江浦，由陸路北上。書中即寫其沿途見聞。所敘內容，前半部以兵馬倉皇的混亂情形為主綫，以人民所受官吏迫害及其他痛苦副之；後半部從正面記錄庚子事變的片段事迹，有類乎“佚話”。小說里面，真實地描繪了清廷官吏的貪生怕死，遇敵即逃；官兵毫無紀律，到處騷擾；以及那些放蕩老爺們的昧盡天良的行徑；而對呻吟在暗無天日的舊時代里的人民大眾，則寄以深摯的同情。全書文筆亦復清雋動人，在晚清小說中，可以算是一部比較優秀的作品。書名所以叫做“鄰女語”，則是由於書中所錄除主人公金不磨親身目擊的事實外，大都出自各地婦女的報告，如隔板尼姑談話，隔壁妓女悲唱，旅店婆子控訴賑災大員等等。

本書的前半部和後半部的寫法迥然不同。阿英同志在“晚清小說史”第四章提到這本小說，指出：“很遺憾，當寫到快抵

达天津时，竟捺下少年（指金不磨——出版者），用六回書連寫兩個官僚在事变期間的‘話柄’，破坏了全書統一性。可以用一个實証，即是此書前六回，用的是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寫作方法，用‘我’作了綫索，处处与主人公有不可分的連系。后面是另起爐灶，用李伯元‘官場現形記’的手法，完全排开主人公，各自起迄的寫‘話柄’，因此形成了絕對的不調和。如果能不中途变更計劃，依照前六回的方法寫下去，那真將成为一部优秀的著作。”阿英同志的話是完全正确的，我們看了本書，也有同样的感覺。

庚子事变是晚清的一場大風暴。当时成千上万的農民自發地組織起來，跟侵略中國的帝國主义者作英勇的斗争。这就是义和团。無庸諱言，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是帶着狹隘性与落后性的，同时又受到清政府的欺騙和利用，后来又被出賣，因此他們終于失敗也是勢所必然的。但是义和团羣众前仆后继、視死如归的斗争精神，畢竟叫帝國主义者开始認識了中國人民的力量。我們在閱讀这本小说的时候，首先要知道作者愛患余生是晚清的一个受維新派影响的知識分子，这些維新派知識分子限于歷史条件和階級立場，对义和团的理解，不可能和我們現在一样。例如晚清大作家吳趼人在他的作品，也有指責义和团的地方。愛患余生虽然从义和团羣众知識的缺陷上寄以同情，可是对于他們的迷信落后，也未免加以夸大，甚至把一些傳聞渲染得有声有色。例如第十回記义和团領袖張德成的故事，就是如此。又如当时地主階級惡意地称太平軍为“長毛”，作者受到影响，也这样称呼太平軍，原不足怪；但作者在第二回中，寫太平軍在南京圍城里殺妇孺一節，完全是根据地主階級的污蔑而來。虽然下面又提起清軍攻陷南京，屠殺更慘，然而我們不得不鄭重指出，根据史实，鉄証如山，南京的燒殺完全是曾國藩、曾國荃領導

下的湘軍一手干的，与太平軍絲毫無关。

晚清大多数維新派知識分子，对于帝國主义認識非常不足，看法很幼稚，因此不免錯誤。例如代表作者思想的書中主人公金不磨就是如此。第一回把英國洋行買办黃中杰当作一个“以信义为重”的人，第九回把帝國主义文化侵略急先鋒李提摩太称为“西國大善士”，这都是和他們的本質恰恰相反的。又如第六回寫金不磨見洋兵和他回來后跟店主的對話，簡直把他寫成了一种洋奴相。諸如此类，我們僅在这里举出几个例子，希望讀者能加以辨別。

虽然这本小說有不少缺点，但总的說來，它無情地暴露了清朝政治的腐朽，有力地傾訴了当时人民的痛苦，使今天的讀者看了，还能夠受到激动。因此我們認為它“瑕不掩瑜”，还是一部比較优秀的小說，是值得重印的。

我們重印这部小說，做的是标点校注的工作，对于原文，几乎完全沒有刪改，并此說明。

封面設計·陈业恒

統一書號：10077·592

定價：0.24 元

目 次

第一回	棄國狂奔倉皇南走	毀家紓難慷慨北行……………	1
第二回	清江浦逃兵占作道遙地	銀河宮老尼演說亂離情 ……	8
第三回	美人掘兵豪仆丑妝官样架	壯士贈馬書生神勇俗人驚 ……	15
第四回	韓家垣美人枉送命	濰台縣災戶哭求糧……………	22
第五回	濟南軍中鸚鵡成列	在平道上驚燕悲歌……………	29
第六回	小民何辜十里荒林懸首級	長官不幸連朝公署苦逢迎 ……	36
第七回	居庸關劉提督奏捷報	張家口沈道台賺敵兵……………	43
第八回	逃都統重入張家口	廢道台二賺德國兵……………	49
第九回	沈道台三賺德統帥	鄭監司驕首太原城……………	55
第十回	北洋大臣拜師兄	黃連聖母遭神將……………	62
第十一回	董二姑劉三姑龍离虎口	布政使接察使迎拜馬頭 ……	69
第十二回	权臣構陷殺三忠	罪魁偷生難一死……………	76

第一回

棄國狂奔倉皇南走
毀家紓難慷慨北行

引首

何事風塵莽莽，可憐世界花花！
昔時富貴帝王家，只剩殘磚破瓦。
滿目故宮禾黍，傷心邊塞琵琶。
隋堤一道晚歸鴉，多少興亡閑話。

話說北方庚子年，義和團大亂之後，兩宮倉卒出走。這班在京的文武各官，除有权勢的，扈駕西奔，其余的官，不是舍不得家眷，不肯離開，就是弄不到川資，不能遠走。京城的地面雖大，京官雖多，却無一個為國捐軀。盡他們平日八股上所說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意義，都早把這八個字忘了。但見那一班在京的尙書、侍郎、翰林、主事，門口挂的是大日本順民，車上插的也是大日本順民。一霎時間，京城內外，無論大大小小的人家，都變了外國人民，沒有一個不扯外國旗號。只見迎風招展，藍的花的，紅白相間的，世界上怪怪奇奇旗子樣子都有了；只不見甚么正紅旗、正白旗、鑲黃旗、鑲藍旗①，又是甚么中國黃色龍旗②。這些話暫且攔下不表。

單說江蘇鎮江府丹徒縣，有一位豪傑，姓金，表字不磨，單名

① 清朝以滿族人編成的軍隊，有正黃旗、正白旗、正紅旗、正藍旗、鑲黃旗、鑲白旗、鑲紅旗、鑲藍旗等名目，号称八旗兵。

② 黃色龍旗 清朝末年，以黃底龍徽的旗為國旗。

是个坚字。他父親是个軍功上出身的大員，出入鋒鏑之中，往來戰爭之內，一生处的是艰危困苦之境，天地間所有至难至險境界，無不視為坦途。晚年得子，就止不磨一人。未及三年，老病先死。不磨秉其坚忍凝定之性而生，自幼即端重不佻，嶷嶷可畏。母親水氏，守着孤兒过活，教以讀書識字。到了十三歲時，經义粗畢，乃令出就外傳，學西國文字；又在武备学堂，練習炮綫槍靶、行軍戰陣之法。当庚子年春夏之交，不磨正是二十歲，母親也一病而亡。不磨举目無親，郁郁不乐，常在江干一帶，登樓远眺。日日在酒樓中，買了些上海新聞紙，考察世界現今情狀。每听得北方拳乱情形，無不咬牙切齒，罵这些大員無知無識。

一日，在酒樓小酌，披襟当風，忽見瓜州口來船，蔽江而下，人声嘈雜，帆影紛馳，仿佛逃难一般的光景。不磨一見大驚，忙算了酒賬，付了酒錢，匆匆下樓，一直望江干去來。比到江边各碼頭上一看，只見搬行李的箱子、櫃子、鋪蓋卷兒、伙食籃兒，都貼着戶部、工部、吏部、刑部、礼部、兵部、翰林院、內閣字樣。不磨一見，便知道是北京逃下來一班逃官。此時正打听不清楚北边到底鬧的是个什么樣子，想去問个明白，又不好抓住哪个來問。只見搬行李的一个一个搬得汗流滿面，身滑如油，也不曉得行李里面是些什么东西，搬得这样辛苦。自下午五點鐘搬起，十七八班挑夫，搬到七點鐘，也沒搬盡。不磨又想到这些逃难的，真也太糊涂，这样笨重的东西搬得來，要是遇着强盜，豈不要遭殺身之禍嗎？說声未了，又見夕陽紅影之下，來了無數河运官船。船上旗帜，映着晚霞，看見寫的是某部大堂、某部左堂、右堂。只听得搖的橈声更急，吵的人声更雜。有个人在船头上，挺着腰干子，打着京片子●，乱嚷乱說道：“你們使点勁，快点兒赶到碼頭，賞你們酒錢。要不然，咱們明兒到了鎮江，誤了咱們的路程，

● 京片子 北京話。

送你到衙門，敲斷你的狗腿！”那船上的人答道：“大爺不要着忙。這邊不就是鎮江碼頭嗎？到也到了，還罵什麼？囉唆什麼？”那打京片子的不聽猶可，一聽便雄赳赳氣昂昂的伸出手，打那答話的兩個耳巴，口里大罵道：“你這忘八羔子，小雜種！我罵你，我打你，看你怎麼樣！”那答話的不敢則聲。見他含了一泡眼淚，望後艙躲避去了。不磨看得真，听得切，不覺大怒。以為這班貪官污吏，貽害國家，今日已弄得天昏地黑；到了這步田地，還是這樣無理取鬧，倚勢凌人，要是太平的時候，不知怎樣魚肉小民哩！怒氣冲冲，急忙走到他要泊船的地方，等他停船妥當，看見那個被打篙工，正跳上岸來，就點點頭招呼他來問道：“你們打哪里來？望哪里去？船上坐的是哪里人？怎么樣的官？”那篙工顏色不善，憤然答道：“你的眼睛瞎了？船上旗子，不是寫得明明白白嗎？我們打清江來，到嘉興去的；他們也有到杭州的，也有到蘇州的。你問他干什么？”不磨恍然大悟，也不去計較，也不再往下問，急急回頭，跑到搬行李這邊碼頭站着，看那搬行李的，到底是羣甚麼人、甚麼景象。

此時天色已晚，洋街上電燈已點得雪亮，看看搬行李的，將近搬完。船上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穿着長袍大袖的衣服，一起一起的上岸。都是一個個扶掖而行，各現一種狼狽之色。最後有兩個南邊老媽子，扶着一位白髮龍鍾的老太婆，頸脖子上、手腕上都圍着藍布白布，布上血迹模糊，好像是刀創光景。老太婆當下一面走，口里一面操着湖南土白罵道：“這都是天殺的康有為●害我的！請了洋兵進來，害得我走都走不贏。大師兄●說我是奸細，把我斫了兩刀，虧得菩薩保佑，沒有死……”說聲未畢，忽有一個四十來歲的，穿着大袖半截紗長衫、架着碗大兩眼鏡，

● 康有為 領導戊戌變法，是晚清維新派領袖、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

● 大師兄 義和團領袖稱為大師兄。

急急走來，說道：“媽媽不要則聲。岸上就是洋人地界，小心被洋鬼子洋槍打死。”那老太太听了，果然啞口無言，睜睜眼睛，兩手發抖，扶着的兩個老媽子，也是面無人色。急急忙忙，三脚兩步，跨到六吉園棧房門口，進門時还几乎被門閂絆倒。不磨看了这样情景，听了这样話，不覺發声狂笑。那四十來歲穿半截長衫戴大眼鏡的，听見笑声，还回头狠狠的釘了不磨几眼。不磨嘆道：“蠢虫蠢虫！我看你們真个比有知識的禽獸都不如了！自己在北京連羣結党，称頌大师兄法力怎么样大，怎么样灵，把社稷当作孤注，拚作当頑意兒，弄得今日天翻地复，鷄犬不寧，到了自己逃难，还埋怨康有为害的，說是康有为請洋兵進來。我想康有为哪里有此本領，可以調遣各國洋兵，我恐怕中國人于今沒有这号有臉的人吧！”口里一面說，心里一面想，脚下一面走，猛然抬头，不覺已到自家門首。忙叫開門，覺得精神焦躁，呼喚管家金融，掌灯安息。飯也不吃，書也不看，就和衣而睡。自在枕上，翻來复去。想到北方生灵涂炭，已入水火之中，南方密約未成，未知顛沛何似，这些做官的固可以逃生，那些做百姓的又何以活呢。

不磨生性慈善，素有澄清天下大志，此时顛倒夢想，要想拯拔这时候北方民人，却总想不起一个好法子。到了第二日，將要天明，忽忽小睡。不及片时，又为家人們驚醒。連忙起身，漱盥已畢，即刻更衣出門。重到昨日江岸所立地面，尋个茶樓小坐。買了几張上海昨日新出新聞紙，只見新聞報、中外日報都載着：

各國联軍，已于十九日攻破京師。兩宮西幸，已駐蹕

●貫市。

不磨閱畢，不覺心更皇皇。再望樓下看时，那江岸逃难的官

●駐蹕 旧时皇帝出巡在途中駐扎叫駐蹕。

員家眷，更比昨日多了好几倍，洋街碼頭棧房，已有人滿之患。并有望城里租屋借住的。今日來的逃難的官眷，又比昨日不同，倒有一半披麻戴孝的，并有哭哭啼啼、同好些棺木同來的。細細打听，却都是在路上，遇着义和团路劫，或遇着游勇打單，就是昨日那位老太太口里罵康有为的，也是大师兄說她是教民，斫了她兩刀。不磨听在心里，并知北方乱事已極，一天緊似一天，若不設法救护，將來乱到南边來了，就無法可救了。又因生性好奇，最不喜与人苟同，便想道：“人家有官有职的，都是这样望南边逃來；我这無官無职的，偏要望北方走去。”又想道：“我家私尚有兩万，若是南边乱起來，便將分文無着。我却不肯送把乱民搶奪。我不如賣了这个，当盤纏到北方走走，或者遇着机会，于自己宗國尚有一二分可救呢。”此时听得山东尚称平安之境，便定了从清江浦、山东一帶進京察看的主意。会了茶鈔，也不再看逃難的光景，一气奔回家中。接二連三叫管家金融來，商量變賣產業只身北游之法。

管家金融一听大驚，便垂着手，低着头，想了半天。以为这小主人是不懂世事的，便依着自己見識，發声劝道：“主人呵！老主人冒了一世的險，做了一世的官，人家到了这个分兒，就有几十万几百万的家当，到了今日小主人手里，賣掉兩万三万的，也就不为过。但是老主人平日待人寬厚，待己刻苦，今日剩下这点不到兩万的家私，都是勤儉辛苦積下來的，又不是由貪污剝削而來的，小主人还該体恤体恤老主人意思，慢慢的用吧。况且老主母守着小主人，守到这么長大，也不容易。北方兵乱，極是可危的事情，又沒有甚么親甚么友，有甚么好看，要自己賣了家私，去到北边去呢？想是主人悶得慌，不如奴才跟了到上海一游吧。”不磨听了，喝道：“你这狗奴才，真是天生的奴才見識！孟子上不說過：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犹己飢之

也。●我是披髮纓冠，往救同種之難，已是不可片刻稍遲。我主意已定，已是不可挽回。你曉得嗎？我要是不賣這家私，等到洋兵進來，土匪作亂，我還有嗎？你又想想看：老主人出兵打仗，身在刀林彈雨之中，尚且死而無怨。我又不去與洋人拳匪去對敵，去殺他們，我是去做好事，我還怕什麼！”金融聽到這裡，忙笑道：“主人主人，要是做好事，主人將這家私賣去一半，交把上海善堂善會里就是了，又何必自家去哩。”不磨急得忙頓腳道：“你這——你這——你這真正天生奴才種子！你不想想，我有錢，我不曉得自己用，要送把人家用？我做好事，我不曉得自己做，我要人家代我做嗎？他們那些善堂善會，哪里是做好事，還不是想借此發財，你這奴才哪里曉得，也就听信了他們。你要有錢，你送把他們用吧，我是做主人的人，却不同你這奴才一般見識。我正要自己做事，自己用的，你快快去與我設法，變賣家產。你曉得嗎？我這裡遲了一天，那北京城里多苦惱一天。我性子急，你再不听我的話，我就不用你了。”金融听了，果然不敢執拗，只得口里自己嚙蘇道：“奴才長奴才短，我看做奴才的，不止我一人呢。那些坐八轎開鑼喝道，哪一個不是做奴才！”不磨听了，又好笑，又好氣，姑且裝着耳聾，不去理他。只在家中一面清理各事，一面督催金融，找尋買主。

那些鎮江城里住的紳商富戶，哪個不曉得金家底細。听得金家要賣家產，却無一個憐他是輕財仗義的，扶助他一二分，却都是大家想得便宜貨。這個揹他，那個勒他，一千銀子田產，只能賣到三百兩。金融這老管家，在金家已四五十年的老家人，親眼見老主人買進時辛苦艱難，哪里就肯輕易便宜賣了出去，東跑

● 這兩句見孟子“離婁篇”下。禹指夏禹王；稷是堯舜時期掌管農事的官。這兩句的意思是說：夏禹担任治水，稷掌管農事，看見有人被水淹，挾纓，都引為自己的責任。

跑，西走走，总是說价不落。这里不磨等了好几日，心急如火，日日催逼金融回信。金融無奈，將这情景，一一說明。不磨嘆道：“無怪世界大乱，人心不平，一至如此，哪有不遭兵劫的！”后来無奈，还是不磨想出一条主意，尋着一个西文同学朋友，姓名叫黄中杰，在英國洋行充当大寫，每月倒有三五十兩薪水，可以养母教子。其人虽窮困不堪，却以信义为重，一言不苟，所以西人多敬重他。不磨尋着了黄中杰，就將財產抵押銀款之意說明。黄中杰当时就与大班商量。大班西人說道：“現在各國皆与中國开战，早停止交易。既然是你的好友，我可以將值一万兩的財產，抵押墨西哥洋錢六千元，多則不能。”黄中杰出來与不磨定議，不磨允可。就約明日在行中交契簽字，并托匯款五千，至北京应用，先取一千，作为路費。黄中杰進去，又与大班西人說明。西人也一一答应，就此訂約。

到了次日，不磨已是將一应应用行李，捆扎停当。选了一个小厮，就是金融兒子，名叫金利，也是不磨从小伴讀的書童，文武全才，会寫会算，会打槍靶，会騎馬作偵探。不磨帶了这个有用的家人，到后来还得他許多帮助的事情。这是后話不提。鎮江家里的一应門戶鎖鑰，進出用款，都交付金融看管。不磨遂同金利到洋行交割取銀。果然朋友之力，勝于骨肉，等到不磨到时，黄中杰已將事事办妥，只等不磨交契簽字取銀。不磨簽过字，取过匯京匯票，叫金利背着一千洋錢，辞黄中杰而出。黄中杰还祝了許多頌詞，說他自己不能同去，願他速到北京力救同胞。种种热心之話，令人听了下泪。不磨遂一揖而去。再到家中，同了金利，押了行李，上鎮江小火輪，一直往清江浦东大道進京要路而來。这里金融送他主人去后，一直等到望不見小火輪火烟，再回家下。正是：

昔时攻苦勤修士， 去作慈悲救难人。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清江浦逃兵占作遺遙地
銀河宮老尼演說亂穢情

話說不磨別了老管家金融，帶了小厮金利，上了小火輪，一直望清江浦東大道進京的路程奔來。不上半日，走到揚州城外。這揚州自古稱為繁華之地，不磨遠望人烟稠密，屋脊如鱗，雖不知粵亂[●]以前，是個甚么光景，看到今日情形，便可想到當日二十四橋的風景了。也無心留戀，只听小火輪，早已泊岸。一班附往揚州的客人，個個上岸；接二連三，又來了一班附往淮城、附往清江浦的客人。挨挨擠擠，一個個生恐怕落后，背行李的背行李，招呼朋友的招呼朋友，仿佛忙的了不得一樣。不磨靜中，看那一種忙的樣子，不覺好笑，想到天下人究不知為了何事，要這樣的勞勞擾擾。只待客人到齊之後，小火輪又放了三聲汽笛，頓時水聲隆隆，鐵輪展動。一霎時間，離了揚州城碼頭。只見一路來船如蟻，無論大的小的，哪一個船上不是有寫紅字黑字的黃旗子，也如前日在鎮江時看見碼頭上行李一樣，寫的是甚么翰林院、甚么內閣、甚么戶部、刑部等字樣。不磨輪舟雖逆流而上，却是借着蒸機汽力，激走如飛。那些扯黃旗子的來船，却趁着順風順水，直趨下流，也如奔馬一般，按捺不住。一轉瞬間，便又是一樣船只，一樣景象。不磨看了一日，想着來船如此眾多，大半兩宮西幸，這個北京城里，已走得一掃精光，我還去做甚么。想到此地，便生了退悔之意，要想就是這麼樣回去，不到北京去了。既而又自想道：“不磨，你真好呆呀！這個兵燹後景致，是難得看見的，是天造英雄胆識的好境界，千載難遇的好機會。我生長綺羅叢里，生平所下求不得、夢想不到的興味，如何便是這樣沒志氣，要想

● 粵亂 指太平天國革命。

何去呢？我的父親何等激昂，難道我就是這樣的蕨薺❶不成？”想到此地，氣又為之一壯。雖看見來的官船愈多，却已熟視無睹。

不多一日，遂過了淮城，到了清江浦。却不見一個鎮江碼頭接客那樣的伙計，一個個自己搬上行李，自己各找安身地方去了。不磨與金利主仆二人，是文明裝束，本沒有甚么累累贅贅的東西。又是時當秋熱，生恐路上出事，因此行李更少，就是兩個大皮包，一個小皮包，甚么穿的、用的、睡的、蓋的，都一併在內。主仆二人，手上一提，肩上一背，就是這麼走了。剛要上岸，忽然船上伙計在船門口攔着，伸出手來，說道：“乖乖，你不要走！我的酒錢呢？”不磨一驚，不覺又好笑起來，就在皮夾子里，胡亂拿了七八角小洋錢，當做犒賞。這個船上伙計，本來歡喜爭多論少的，後來看見不磨是有洋裝行李的客人，恐怕惹出別的事來，就是這麼放過去了。不磨上岸，偶然回頭看時，見那伙計們向客人爭論酒錢的樣子，有許多令人難堪的。不磨也不懂是什麼緣故，就一氣奔上高岸熱鬧地面，尋個安身寓所。哪里曉得挨家挨戶，尋來尋去，不是江蘇省勤王兵作了行營的糧台，就是武衛前鋒營陳大人、張大人的敗兵敗將，做了收隊的马帳。那些兵丁個個手里拿着洋槍，腰里插着手槍，槍上套着槍刺，三五成羣，都在街上橫冲直撞，七七八八，跳的跳，笑的笑，身上穿的，都是紅紅綠綠的、綉花的、盤金的，也不像軍裝，也不像操衣。看官，想想看，是些甚么東西？

这里不磨尋不着寓所，看看天色將晚，已是焦急萬分。哪里曉得這些陳大人、張大人的潰勇，一見不磨是個南方打扮的，便指着他同自家伙里說道：“你看，你看。那個殺不盡的二毛子❷，

❶ 蕨薺 音ㄨㄣˋ ㄇㄨˋ，原意形容草的茂盛。这里作“萎靡不振”解。

❷ 二毛子 义和团对于当时信仰洋教、服裝洋化以及主張維新的人都称为二毛子。頑固的封建統治階級因此也称維新派为二毛子。